

□孔祥秋

窗外，又飘起了雪花。这时候说梅花，似乎最适宜。

踏雪寻梅，古人的风雅传奇，意境真是妙。就在这样的雪天，或自己，或三两好友，慢慢游走，在下一个转角处，忽然就有一枝梅花旁逸斜出，真好。雪，不可太厚，也不可太薄。路，最好是山路，曲曲折折的最好，若是太直，就少了情趣。

在北方的冬天，雪是不缺的，但红梅却多生南方，而南方又少有雪天，如此踏雪寻梅这样的事，也就可遇不可求了。当然，有人说在北方踏雪寻的梅是蜡梅。蜡梅，在北方是常见的，如此雪中相寻就容易多了。蜡梅，也天生丽质，不乏精神，但我认为还是雪中寻梅花更好。梅是那红梅，与雪的白正好相映出彩。

南方，多出文人雅士，诸多事物在笔墨下也就风雅无边，想那一个雨打芭蕉，就可以述说成喜怒哀乐的种种调子。就算南北都有的荷花，北方多注重水下之藕瓜，入了盘入了碗，南方则多着眼水上花与莲蓬，入了诗入了画。按说那“岁寒三友”应该是指北方的草木吧？可那竹、那梅，不是依然侧重于南方吗？也别怪南方人太解风情，善于文字渲染，那里的确有太多让人喜爱的风物，想我一直念叨的梅花，就是。

梅花说不上高与壮，与北方人的情感应该是不契合的，可它弯曲的枝干却如筋如铁，绝不是阿谀奉承的形态。而或蕾或朵的花，更像是绽开的火星。这样的精气神儿，再立于一场大雪之中，任谁不喜欢？

说实话，我是没有真正见过梅花的，尤其是雪中的梅花。树木，我都喜欢，特别是老家房前屋后的那些，它们，都那么富有智慧。想那杨树榆树这样的料材之木，就向高向壮；想那桃树梨树这样的果实之木，就枝丫横斜，宜花宜果。这多像乡间里那传统的品德，耕田的耕田，织布的织布，各专所长，各尽所能。那时候我喜欢画画，没想到第一笔画下的不是这些亲情般的树木，却是一抹初相见的花枝。

记得那年春节，姨父从外地回来探亲，我家的桌子上多了一盒烟。烟盒上是一枝花，黑的干，红的朵，好喜气。

从那，我知道了有一种花叫红梅，像极了屋门口的春联和福字，是可以迎春的。这花，让我喜欢。我就平平整整地将那烟盒纸展铺在灶台上，认认真真地临摹那梅花。

没经过沧桑，怎么能画得出那梅的枝；没见过风雨，哪能画得出那梅的朵？再说那油腻的蜡笔也实在不适合画梅花，可我依然乐此不疲，一张一张地画，一张一张地贴在炕头的墙上。那年回老家，老屋里竟然还有一张那时的画，从那隐隐约约的黑和隐隐约约的红里，看出那正是画的梅，丑丑的，哪有一点梅的样子？但我还是原谅了自己小时候的幼稚，谁没有这样的童真呢？

早些年，在县城一文化单位打工，办公室里常有远远近近的书画名家来往。文化人多在性情之中，几句言谈入了心，就将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成了画案，那些书画家就调了颜料，展了纸张，一通才华纵横，就写了风月、画了山水。单位的人纷纷叫好，一一上前相求。这样的场面我是和大家一起欢喜的，也一样赞叹书画家的技艺，可我从来没有求过一幅字画。其实，我心里一直渴望一幅画，但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等来一个画梅的人。

不是王者，不宣誓言，没有横刀立马的形影，梅，却以一种铮铮之气最宜入画。横入画框，可让人展胸襟；竖在卷轴，可让人立志。山寒水瘦又如何，梅就这样卷土重来，重整岁月待春风。一花作引领，一花作导航，所谓的穷途末路都只不过是庸人自扰。

如此半生，若只是画里求梅，难免惹下叶公好龙的诟病。我想去南方，在梅开的南方，等一场大雪，让那雪中的梅，真正给我一种精神。只是近来身体欠佳，不知能否成行？



月夜 我走进雪地

□孟祥杰

踏上雪地的那一瞬间
我就读懂了
雪的温情

我脚下深沉吟唱的
串串歌声
那清澈如同眸子的
片片晶莹
那庇佑万物的
朴素赤诚
那眷恋山川的
相守相拥

就连那一轮皓月
也因你的降临
而给大地铺满了
无限的柔情

感谢

□于金元

感谢冰冷的雪
让冬天更像冬天
感谢批评
让笑容更像笑容
感谢病痛
让健康更像健康
感谢坎坷
让平坦更像平坦

感谢诚信
让友谊更像友谊
感谢友善
让和谐更像和谐
感谢过去和现在
让未来更像未来
感谢你呀
让生活更像生活

冬日之歌 傍晚鸟鸣

□张秀梅

在我驻村的食堂对面有一处民房，民房后面有一块两百多平方米、高过屋顶的竹林。这些竹子四季常青，在萧索寒冷的冬天里绿得更加耀眼。

就是这样一片竹子，在冷清的冬天傍晚却特别热闹。我不止一次地驻足观望，每到傍晚，夕阳西下时，这片小小的竹林倏忽间成了成百上千只鸟儿的聚集地，单用“叽叽喳喳”这个词已不足以形容那种众鸟喧嚣的宏大场面。它们就像成百上千名小学生在并不宽阔的校园里嬉戏打闹一样，沸反盈天。

一日傍晚，我偶尔看到众多鸟儿中的一部分飞出竹林，就像学校里其中一个班级下课，而其他班级仍在上课一样。我抬头看到从竹林中飞出的一片黑色鸟儿，像好莱坞大片里空中飞着密密麻麻的蝙蝠一样，它们在空中打着旋儿鸣叫着，有几只还停留在我前面不远处的一棵光秃的树上。它们在空中呼朋唤友肆意地忽闪着翅膀，像悬浮在空中一样悠然自在，场面甚为壮观。

偶尔，我驻足观望那片热闹非凡的竹林，会想那么多的鸟儿聚集在竹林里，欢快地鸣叫，它们是不是像一家人一样，白天出门劳作，晚上聚在一起商量大事？或者在交谈它们各自白天见到的新鲜事儿？可惜，我不懂鸟语，只能用人类的思维去猜测它们的行为。

有一天，我又经过那片竹林，正赶上几十只鸟儿从北边飞来，它们鸣叫着一头扎进那片

绝色的竹林里，竹林里顿时像鞭炮炸开一样热闹起来，噼里啪啦地，整片竹林都在晃动。它们大概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归来的亲人吧。

其实，每次经过那片竹林不远处的路，我都对那些鸟儿充满好奇，但是我却迟迟没有走近那片竹林。因为那片竹林太过稠密，一棵挨着一棵，我担心里面有虫或者蛇，所以一直不敢靠近。

后来，有一天傍晚，太阳发出红黄的暖光照在竹梢上，成群结队的鸟儿又聚集到了竹林里。我正巧去食堂吃饭，突然看到一个挎包的中年男人站在竹林边正仰头用望远镜望那些鸟儿。

我走过去，和那位中年男人商量了一下，他把望远镜递给了我。霎时，我看到那些高高的竹枝上或静或动的无数只鸟儿，心里蓦地有了说不出的震撼。数不胜数的鸟儿像是遇到什么特别兴奋的事儿，不停地拍打着翅膀鸣叫着、蹦跳着，震得竹子不停地摇晃。还有很多鸟儿互啄打闹，那场面俨然就是一个“鸟声鼎沸”的集市。

我依依不舍地把望远镜还给那位中年男人。他说：“全镇的鸟儿晚上都飞到这里了吧？场面真是太壮观了！”

我不知道，傍晚时是不是全镇的鸟儿都飞到了这里，但是我知道，那些鸟儿的鸣叫像是一首美妙的冬日之歌，给这冷清萧索的冬天带来了热闹和温暖。



艺海拾贝

追求涉笔成趣
捡拾艺术理念
探寻文学初心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艺海拾贝”。



2024年1月23日
星期一
淄博晚报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石风华
美编：许茗蕾
校对：刘辉